



笔立山^①头展望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 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 Cupid 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
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1920 年 6 月间作

① 笔立山在日本门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陆船只，了如指掌。

登 临

终久怕要下雨吧，
我快登上山去！
山路儿淋漓，
把我引到了山半的宙宇，
听说是梅花的名胜地。

哦，死水一池！
几匹游鳞，
喁喁地向我私语：
“阳春还没有信来，
梅花还没有开意。”

庙中的铜马，
还带着夜来的清露。
驯鸽儿声声叫苦。
驯鸽儿！你们也有什么苦楚？

口箫儿吹着，
山泉儿流着，
我在山路儿上行着，
我要登上山去。
我快登上山去！
山顶上别有一重天地！
血潮儿沸腾起来了！
山路上登上一半了！



把你取来；
用着我的手儿，
插在她的头上。

咳！

天这样的高，
我怎能爬得上？
天这样的高，
我纵能爬得上，
我的爱呀！
你今儿到了哪方？

太阳呀！

你同那月桂冠儿一样。
我要想爬上天去，
把你取来；
借着她的手儿，
戴在我的头上。

咳！

天这样的高、
我怎能爬得上？
天这样的高，
我纵能爬得上，
我的爱呀！
你今儿到了哪方？

一弯残月儿
还高挂在天上。
一轮红日儿
早已出自东方。
我送了她回来





晨 兴

月光一样的朝曦
照透了这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交横着迷离的疏影。

松林外海水清澄，
远远的海中岛影昏昏，
好像是，还在恋着他昨宵的梦境。

携着个稚子徐行，
耳琴中交响着鸡声、鸟声，
我的心琴也微微地起了共鸣。

汲取一杯湖水，
把来当作花瓶。

三潭印月

一

沿堤的杨柳
倒映潭心，
苍黄、绿嫩。
不须有月来，
已自可人。

二

缓步潭中曲径，
烟雨溟溟，
衣裳重了几分。

雨中望湖

——湖畔公园小御碑亭上

雨声这么大了，
湖水却染成一片粉红。
四围昏蒙的天
也都带着醉容。
浴沐着的西子哟，
裸体的美哟！
我的身中……
这么不可言说的寒噤！



夕 暮

一群白色的绵羊，
团团睡在天上，
四围苍老的荒山，
好像瘦狮一样。

昂头望着天
我替羊儿危险，
牧羊的人哟，
你为甚么不见？





星 空

美哉！美哉！
天体于我，
不曾有今宵欢快！
美哉！美哉！
我今生有此一宵，
人生诚可赞爱！
永恒无际的合抱哟！
惠爱无涯的目语哟！
太空中只有闪烁的星和我。

哦，你看哟！
你看那双子正中，
五车正中，
W 形的 Cassiopeia
横在天河里。
天船积尸的 Perseus
也横在天河里。
半钩的新月
含着几分凄凉的情趣。
绰约的 Andromeda，
低低地垂在西方，
乘在那有翼之马的
Pegasus 背上。
北斗星低在地平，
斗柄，好像可以用手斟饮。

黄河与扬子江对话

黄河与扬子江流贯了中华之后，同会于黄海。

他们最近在黄海的中央彼此谈起话来。

黄河 扬兄弟，久违了呢。

扬子江 哦，黄兄，你也到了这儿吗？我们真的久违了呢！我们自从昆仑山下一别后，你取道北边，我取道南边，我们没有想出在这儿再会。

黄河 啊，说起来真痛心极了。你不知道住在北边的人好苦。我自从通过了黄土之后，便带了一身血水出来。他们这几年来没有一天不在流血。他们头上顶着些甚么“毒菌”，更还有许多数不清的甚么“菌队”。这些“毒菌”和“菌队”无日无夜都在毒杀他们，他们的血液流得遍地都是；连我也被他们的血液充满了。啊，我真哀怜他们。

扬子江 唉，黄兄，南边又不是一样吗？你看，我的一身不也是血液吗？我流到四川的时候，还受过些人们的眼泪，他们的血液是被本身的“毒菌”和外来的“菌队”吸完了，他们只剩得些清淡的眼泪在流。我流出四川来，洞庭湖送我一滩血水，鄱阳湖也送我一滩血水，沿途都是血水流来，我的一身都弄得血腥臭了。那些“菌队”和“菌队”们为争食人肉分赃不平，他们在人头上打起仗来真是厉害，死的人真是不少！你不看我带了许多尸骸出来了么？

黄河 唉，我才没想出，“赤县”的命名就是这样的意义！我听说，古时候这中国叫做“赤县”。原来就是流血不断的，一片被血染红了的土地呀！中国的历史是一部





流血的历史。自我看见他有历史以来,他的血的确是
没有流断过,他这“赤县”的名称真是适合呀!

扬子江 住在这中国的人民古时候也曾繁荣过一时。他们出
过些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艺术家。这些人费尽了不
少的心血在中国的历史上开过一片鲜红的花来;所以
这一片的大陆才叫做“中华”,又才叫做“赤县”。可
怜到了现在,花是凋谢了,只成了一片脓血的世界!
可怜,可怜,可怜那一大族的人民才为恶魔的“毒菌”
们所扰!我不知道他们有手有力,为什么不把那头上的
细菌们扫去?

黄 河 我想来也是他们自己讨得的。他们好像把他们古代
的思想误解了,或者是受了些囫圇吞外国的思想不能消
化的毒。他们古人叫人“非战”,这是叫人反对那不
义战争,他们竟连对于恶魔的义战也要反对了。他们
古人高唱过“爱的哲学”,这是只限于人类爱而言,
他们竟把它扩展到爱害虫、爱恶魔的上面去了。他们
见了蛇是不敢打的,还有的把它当成菩萨。他们是蚊
蚋、苍蝇、臭虫、蚤虱的好朋友,他们是不想根本除绝
这些好朋友的。他们的禾稼只好任蝗虫糟蹋。他们
生了病,只好向菩萨求怜……

扬子江 你还不曾知道,近来还出了一群畸形儿。他们怕见流
血,他们怕采取直接行动去驱除那些“毒菌”,他们竟
向那“毒菌”求怜,希望它生出些人心来呢!

黄 河 啊,他们的毒还没有受够!

扬子江 他们在人们头上替“毒菌”做培养基。他们叫人们向
“毒菌”去叩头,求它把“菌队”减少一点,毒素减少一
点。这些畸形儿真比那泥塑木雕的菩萨还要险恶:他
们不知道把人们的杀菌的力量减弱了多少!他们这
些畸形儿都是为虎作伥的大害虫,这是一定要除掉才
行的!据我想来,他们人们要想多活些年辰,而且是

——文人、学者、教徒、艺术家……
住的是白骨砌成的象牙宫殿。

四

虽然有有为之人想破狱而逃，
但可怜四方的监墙太高，
前后有狰狞的恶犬守门，
更比那山中的虎狼残暴；
你们竟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大了，你们便要地涂肝脑。

五

可怜呀，邪马台的兄弟！
我的故乡虽然也是一座监牢，
但我们有五百万的铁槌，
有三亿二千万的镰刀。
我们有一朝爆发了起来，
不难把这座世界的铁牢打倒。

六

永别呀，邪马台的兄弟，
我十年的有期徒刑已满，
我要向我的故国飞去。
我看着那一片片的樱花乱飞，
好像是你们的血汗如雨，
永别呀，邪马台的兄弟！

1923年4月1日



创造者

海上起着涟漪，
天无一点纤云，
初升的旭日，
照入我的诗心。
秋风吹，
吹着庭前的月桂。
枝枝摇曳，
好像在向我笑微微。
吹，吹，秋风！
挥，挥，我的笔锋！
我知道感兴到了，
我要努力创造！

我唤起周代的雅伯，
我唤起楚国的骚豪，
我唤起唐世的诗宗，
我唤起元室的词曹，
作《吠陀》的印度古诗人哟！
作《神曲》的但丁哟！
作《失乐园》人的米尔顿哟！
作《浮士德》悲剧的歌德哟！
你们知道创造者的孤高，
你们知道创造者的苦恼，
你们知道创造者的狂欢，





你们知道创造者的光耀。
昆仑的积雪，北海的冰涛；
火山之将喷裂，宇宙之将狂飚；
如酣梦，如醉陶，
神在太极之先飘摇。
伟大的群星哟！
你们是永不磨灭的太阳，
永远高照着时间的大海。
人文史中除却了你们的光辉，
有甚么存在的价值存在？

我幻想着首出的人神，
我幻想着开辟天地的盘古。
他是创造的精神，
他是产生的痛苦，
你听，他声如丰隆，
你听，他吁气成风，
你看，他眼如闪电，
你看，他泣成山洪。
本体就是他，
上帝就是他，
他在无极之先，
他在感官之外，
他从他的自身，
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目成日月，
头成泰岱。
毛发成草木，
脂膏成江海，
快哉，快哉，快哉，

1201 年 01 月 8 日



南 后 (表示极其喜悦)哦,真是那样吗?我真高兴,我真幸福,我真感激你啦!不过我自己是明白的,你不一定完全满意我。像我这样的人,你怕感觉着不太纯真,不太素朴,不太悠闲贞静吧?是不是?〔屈原躊躇着,苦于回答。〕

南 后 你不说,你的心我也是知道的。不过这是我的性格。我喜欢繁华,我喜欢热闹,我的好胜心很强,我也很能够嫉妒,于我的幸福安全有妨害的人,我一定要和他斗争,不是牺牲我自己的生命,便是牺牲他的生命。这,便是我自己的性格。(略停)三闾大夫,你怕会觉得我是太自私了吧?〔屈原仍苦于回答。〕

南 后 我看你不要想什么话来答复我吧,你不答复我,我是最满意的。你的性格,认真说,也有好些地方和我相同,你是不愿意在世间上作第二等人的。是不是?(略停)就说你的诗,也不比一般诗人的那样简单,你是有深度,有广度。你是洞庭湖,你是长江,你是东海,你不是一条小小的山溪水,你不是一个人造的池水啦。你看,我这些话是不是把你说准确了?

屈 原 (颇觉不安)南后,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你的好。不过我自己的缺点很多,我是知道的,我是很想尽量地减少自己的缺点。

南 后 也好。或许你能够甘于寂寞,但我是不能够甘于寂寞的。我要多开花,我要多发些枝叶,我要多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让它在我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这或许是我们的性格不同的地方吧。〔在二人对话之中,唱歌及奏乐者已全部由内门入房就位,透过帘幕,隐约可见。〕

南 后 (转过意念)哦,这样的话说得太多了,歌舞的人都已经准备停当了,三闾大夫,我看我们就叫他们开始跳神吧。



信！——谁也不相信！——你侮辱三闾大夫！……

靳尚 我原说过，没有亲眼看见的人恐怕是谁也不肯相信的。三闾大夫是那样有品行的人，地方呢是极其庄严的宫庭，人呢又是我们举国敬仰的南后，那样的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瞥见令尹子椒赶至外园门口）哦，令尹也到了，又是一位见证到了。你们赶快把路让开。

〔群众回头，同时将路径让开。仍然是哗然不安，议论纷纷。〕

〔令尹子椒走入，宋玉由内园门次迎接上去。〕

子椒 怎么样？三闾大夫没有回来吗？

宋玉 启禀令尹，先生是回来了的，不过他的精神很不好，他说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见面。此刻大概在前面休息吧。

子椒 （见靳尚与子兰）你们两位也早到这儿来了。你们见到三闾大夫吗？（步上亭阶）

〔宋玉随上。〕

子兰 我是见到先生的，他的衣服也脱了，帽子也掉了，气愤愤地只是说要爆炸。又说是谁陷害了他，但陷害了的又不是他，是楚国。

子椒 我看他的病实在很深沉啦。（向靳尚）你来见到他吗？

靳尚 我特别关心他，跑来，还是没有见到。

子椒 （向宋玉）我看怕最好去请位巫师来替他招招魂吧，他是失掉了本性的啦。

宋玉 令尹，先生对南后有失礼的举动是实在的吗？

子椒 怎么不实在呢？我同上官大夫都亲眼看见，国王和秦国的丞相张仪也亲眼看见的啦。不过我们幸好回去得早，看见他正搂抱着南后要 and 南后亲嘴，南后在死死地挣持，喊他快丢手，快丢手。他大约是看见了国王，也就让南后挣脱了身。结果嘴是没有亲到的。幸

群众之一 我们能齐心,就干得很快。

老者 现在是赶急,愈快愈好啦。(接受茅人在手,抱之入亭,倚立栏杆上。又返向群众)你们大家先来做一番法式。你们围成一个圈,等我开始施法的时候,你们就唱《礼魂》,要一面唱,一面跳。

[群众围成一圈,但仍有人怀疑。]

[宋玉抱白衣一袭,婵娟抱黄犬同由内园门入场。老者奔下亭来接去白衣,复奔至亭上。]

老者 还要几珠亲人的血来滴在茅人头上,要童男、童女的才行。三闾大夫没有亲人在场,婵娟姑娘的血是可以用的啦。婵娟姑娘,你请来,把你的指头刺破,滴几珠血在这茅人头上。

群众之一 (见婵娟踌躇)你连这点孝心都没有吗?我们都在帮忙啦。

[婵娟将黄犬放下,任其自由动作,奔至亭上。]

老者 (向群众唱)招魂开始,请先唱《礼魂》之歌。(持衣至茅人前行垂拱礼)

群众 (唱歌)

唱着歌,打着鼓,
手拿着花枝齐跳舞。
我把花给你,你把花给我,
心爱的人儿,歌舞两婆娑。
春天有兰花,秋天有菊花,
馨香百代,敬礼无涯。

(反复三遍。停止,散立亭下)

老者 (唱)《礼魂》已毕,再请灌血。(领婵娟至前,取小刀刺破其右手手中指,滴血数珠于茅人头上。挥婵娟下亭)

[婵娟下亭步至宋玉处。]

老者 (持衣向空中招展)东皇太一,赫赫明明,大小司命,





云中之君，请你们齐来鉴临。今有楚大夫屈原，魂魄离散，邻里乡党，为之招魂。敬求各大明神怜鉴，将其魂魄放还故乡。（祝毕，将衣裹于茅人身上，复行垂拱礼一次，将茅人抱起，先向东方招展。拖长声音唱唤）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同声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东方去，东方有十个太阳，把金石都要融掉，又有一千丈长的魔鬼，要把你的灵魂抓去的。（向南方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南方去，南方有吃人的蛮子，头上雕着花，牙齿是漆黑的，又有吃人的蟒蛇，吃人的狐狸精，吃人的九头蛇，都会要把你吃掉的。（向西方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西方去，西方有千里的流沙，你滚进去便会烂掉。又有和象一般大的红蚂蚁，和葫芦一样大的黑马蜂，会把你蛀得精光的。（向北方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北方去，北方是一片的雪海冰山，草也不能生，木也不能长，你去是要冻坏的。（立亭正中向天上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天上去，天上有九重天门，都有虎豹把守。还有九头的怪神，赶着一大群豺狼，专等人去便抓来投进深渊。上帝是不大管事的呀。（走至亭口，将茅入向地下招展）三闾大夫，你回来呀！

〔群众和之。〕

老 者 你不要到地下去，地下有土伯把守，三只眼睛两只角，